

自 传

我是上个世纪五九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市一个叫孟家油房屯的村子,从小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我父母在我五.六岁时就去了黑龙江省鸡西市。从初生至七六年高中毕业一直生活在这里。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六六年至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尾声,七六年高中毕业后也没能继续学业。七七年进城市当了一名建筑临时工。我上初中时就喜欢画画,但只是画着玩而已,也没有受过什么绘画专业学习,当临时工时也在利用业余时间画画。八五年有机会自费进入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办的首届中国函授成人美术教育学习班 八八年毕业。我在师大函授学习期间,八六年辞去建筑工作来到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做教学模特儿至九四年八月中旬从东北吉林来北京为止。我云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做模特儿,一是为了能更好的接受绘画和艺术薰陶,二是又能挣钱养活自己和画画。在做模特期间画了不少油画作品,基本是乱画,想什么就画什么,多数是表现儿时农村的生活题材。下面这几幅作品图片是画展时展出和这个时期的作品绘画风格。九一年六月份还成功的在师大美术系举办了个人画展。如图 :







2018



在函授学习和做模特儿期间由于能看到很多国外画家作品的画册。特别是法国画家卢梭的画对我影响很大。他的原始主义绘画风格与他的质朴和天真性格及他的作品的，稚拙，宁静与生命的单纯融为一体，他的画具有原始童话般的魅力，也成为他的独特风格。我的作品深深

的受到了他的影响。九三年还在美术系的模特室卖给一位外国人两幅油画。事情过程是;一天我在模特休息室里放着音乐在聚精会神的画画,突然进来一位外国人他看了我挂在墙上的画向我比划着说了些什么。我感觉他是在问我画的价格,他看我不懂外语就走了。第二天他又带一位黑人来了,那位黑人汉语说的很好,他把昨天看中的画又跟我说了下,买了我的两幅画[扒玉米]和[女人体与鱼]。这个人是一位德国人,是师范大学邻校吉林工业大学的外教。这是我开始画画的首次出售作品。当时在美术系的老师和学生中还有个小轰动,因为那时还没有老师和学生卖画的情况,而且,还是卖给外国人。后来又通过美术系一位名叫何晓青的主管美术系学生会教师,他有时带一些老师和我的作品去北京出售,我又卖了些作品。就这样为我来京攒下了一笔费用。

我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三日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结束了模特工作来到北京的。当时来北京是受到一位在北京一家美术杂志工作的美术通讯员张晓军写的有关圆明园画家村在中国青年报纸上宣传报导的影响,加上当时师大美术系八四级姓温的一位毕业生的引导,他在北京给一家行画公司画商品画,因此,我就毫不犹豫来了北京。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职业画画。“不撞倒南墙不回头,即使撞不倒南墙,我爬也要爬过去。”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现在回头看看,一个人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幸福的。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与磨难,但是只要你不忘初心坚强的走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来北京后我在北京西四环玲珑五巷租了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出门十多米就是永定河岸,河对面就是定慧寺和玲珑塔。这里和附近也住着很多画行画的,有些是在行画公司上班,有些是接公司的行画订单。行画公司好像是韩国人开的,公司中文名叫卡玛。他们在国外接订单后在中国顾些人来画。画行画是门指定性很强的工作,受过专业学校学习的人都不一定画好。

我在玲珑五巷住到年底就搬去圆明园福缘门村了,就是当时中国最早很有名的唯一的画家聚集的村落。位于圆明园遗址西南侧,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很近。我在村里五十九号姓句的居民院中租了两间正房,院子里还有两户租房户其中一位是画水墨的。我在这里居住到九五年六月份,北京海淀区政府就开住外撵画家了,我便去北京房山区甄海东处躲避了几天,他是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九八级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房山区中学当美术教师。躲了几天后又回到圆明园,得知村里已经没有画家。我当时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还能在村里继续住着,没想到后来还是被发现了。有几个收卫生费的看到我后回去告诉了村中姓白的片警[负责管理福缘门村治安的警察]。第二天他就来到我住的地方跟我说,你怎么还在这住,所有的画家都走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没想到三天后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又来了三个民警。他们让我快点搬走,说这个地方以后不准画家在这里住了,我说:我是非常遵守治安法则安分守己的,他们说那也不行,这里就不能有画家住了,只要搬出这个村就行,如果你在不搬走就拘留你。后来我觉得在这样下去我会有麻烦的,在说我也斗不过他们。于是,我去朝阳区东坝河村找了房子。

九五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我从圆明园福缘门村搬到了东坝河。这个村子位于北京三环公路的三元桥和四环路四元桥约中间部分,北京至顺义区公路的边上。在路南侧的村子里也住很多从圆明园过来的很多画家。我在这里住到九九年四月中旬。从初来北京的玲珑五巷到圆明园,在到东坝河这几年多里我一边画着来北京前在东北形成画风的作品,同时也在主

动 探 索 新 艺 术 创 作 形 式 。 如
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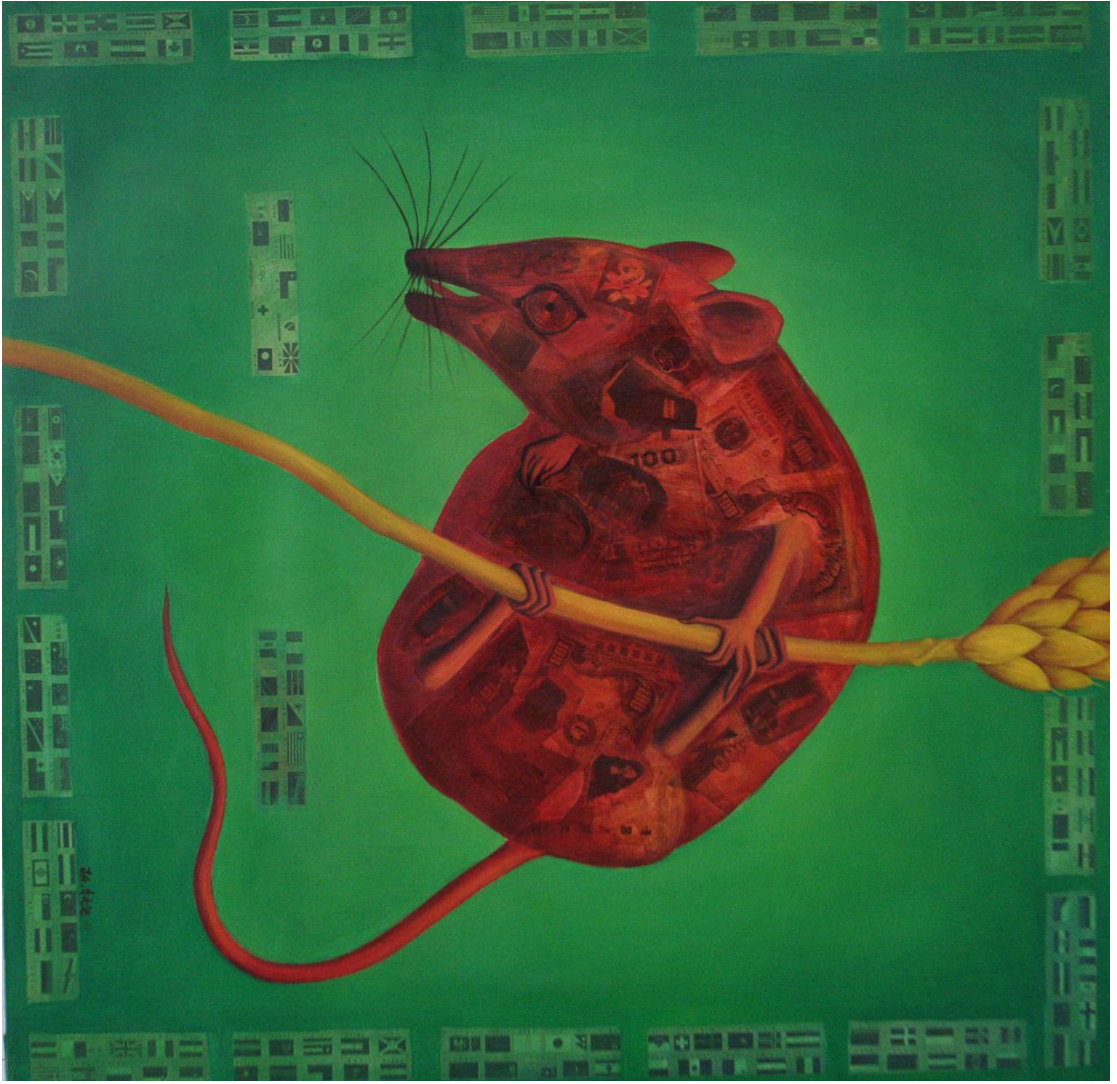








九七年又画了[硕鼠]系列和[生命]系列。在硕鼠系列画制作过程中，我采用拼帖和油彩结合的手法，我找来各种图片，如豪车，美女及钞票，世界各国的国旗等。我把这些图片拼成老鼠的各种形态，接着根据想法用油彩画好完成作品。这组作品主要表达了我对人类社会中的—些贪官污吏有如硕鼠—样贪得无厌，层出不穷的讽刺和看法。如图





在生命系列作品中我用了有点抽象，意象和写实等绘画语言来表现各种生命的存在和相互关联。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种生命的存在才使得五彩缤纷生气勃勃，所有的生命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主人！如图：









在画创作的同时，为了生存也画些商品画送去一些画廊或画摊去卖。我经常骑着一台旧自行车满北京城到处跑。那时北京的一些有名的宾馆和星级饭店都有画廊和画摊，还有使馆区附近的画廊区。在此其间我还参加了中国风景油画展，中国静物油画展和“97”中国艺术博览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是整个北京艺术市场非活跃繁荣的时期。后来从2000年开始被798艺术区代替。798艺术区[ArtDct]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英文简称DAD-Dashanzi ArtDistrict]，原为原国营798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九十年代末开始有画家租厂房做工作室，接着逐渐开始有国内和国外画廊进入。有“当代艺术工厂”之称，这里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集聚地。很多位国际政要也都纷纷慕名而来过。

九九年四月份我和几个朋友策划了一个活动，即为中国五十年国庆而准备画以中共三代领导人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国 中国 中国]。

由于这个系列准备画100幅180x200cm作品，如果完成整个预算费用需要六万多人民币，这对当时画家来说拿不出这些钱的，大家商量只有想办法找人投资。这件事情前后经历了两次合作都没有做成，主要是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这里的很多细节我就不说了。

我于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朝阳区皮村附近的康乐园搬到了通州区宋庄镇的店村。康乐园是个私人租建的休闲场所，是当时第二次合作画百幅系列作品时，合伙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康乐园老板，他无偿给我们用一套房间做画室，还能园里的食堂免费用步。在这里画了约二十来幅画，后来因为利益问题协议始终签不成就散伙了。来这之前合伙人说：如合作不成也会帮我安排好，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康乐园了，这里的老板还不错没有赶我走，让我安排好后再搬。接下来我就每天看报纸找招聘工作，骑自行车自行车满北京跑。记得有一次在回康乐园时，在路上骑自行车胡思乱想着，前面停着一辆货车我都没注意，结果‘追尾’了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还好，因骑的慢没有摔伤。一直跑了好多天也没有头绪。‘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我这种艰难的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雪上加霜的事情。八月十七日我外出找工作下午五点半多回到康乐园时宿舍大门没上锁，一职工房间窗子被打开，我去康乐园告诉他们，他们说好像是被偷了，不错还好没有丢什么贵重东西只丢了十元钱。第二天康乐园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他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还没有找到。接着他就说起昨天职工宿舍被盗一事，他意思叫“我搬走，他要让公安人员来查被盗之事，因为我不在这不好查也还可能会把我牵扯进去”。我说，我现在也

没有钱怎么找房子搬呀，他说你可以把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先去朋友那住些天。这明显是在撵我走呀！后来我跟他商量给我延至月末搬。接下来我又开始奔波，到处借钱或是低价出售作品，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有什么结果。天无绝人之路，在我走投无路时我想起在九七年艺术博览会上我认识一位香港人吴开华先生，我寻呼了他[那时联系方是寻呼机，即BB机，只能显示信息和固定座机电话号码]我联系了他，同他讲了我的情况。他约我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面，并在附近肯德鸡他请我吃了晚夕。在就夕中我俩聊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事情，他说想做画廊生意。我也把我的遭遇同他讲了，他表示非常同情，他象征性的买了我三幅画给了我五千元钱，画也没有拿放在我这。这位吴生先在我最坚难时候帮我解脱了困境！使我终生难忘！

我搬到宋庄镇辛店村后从新进入艺术创作状态，开始探索寻求能充分表达自己观念的绘画艺术形式。宋庄从九四年开始就有画家入住了，画家最多时据说而上万人之多。宋庄从最初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艺术区，很多画廊包括国外画廊，还有一些文化机构也都入住。宋庄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很有名声。我搬到宋庄后就琢磨开始从生命系列作品的形式中抽出人的头部做为符号和人体组成类似盆景或是树的画面。我用这种绘画形式来表达我的绘画艺术观念和想法，从歌颂人类和自然开始转向了批判。正如我在创作感悟中写的：[当今，高科技的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辉煌无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战争与和平的危机、核武器危极，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高科技的危机等像瘟疫一样困扰绕着整个人类。这个地球出现人类似乎是一种错误，人类的贪婪毁了地球也毁了人类自身。]

如
图:



© 2000







2018 04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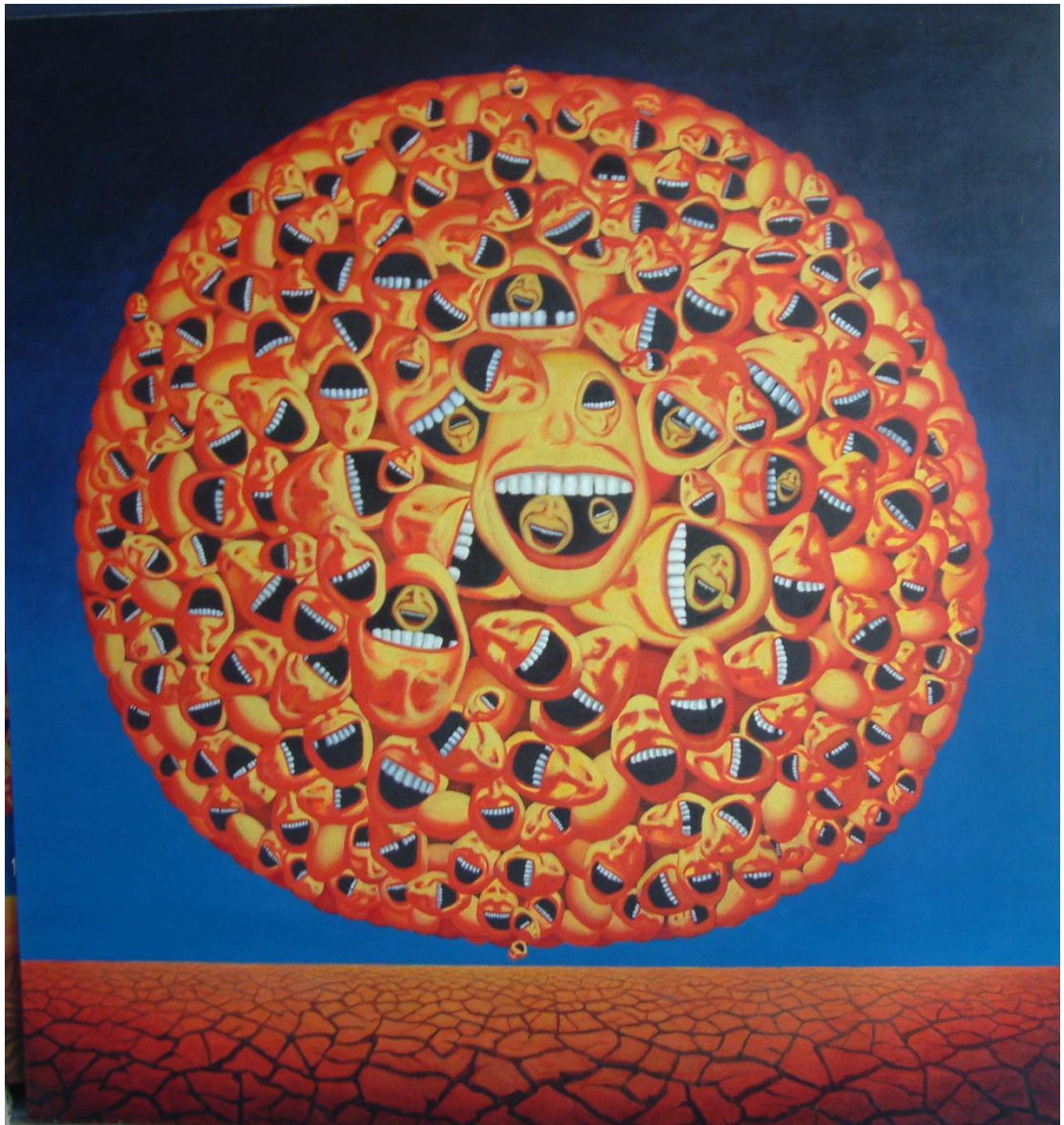


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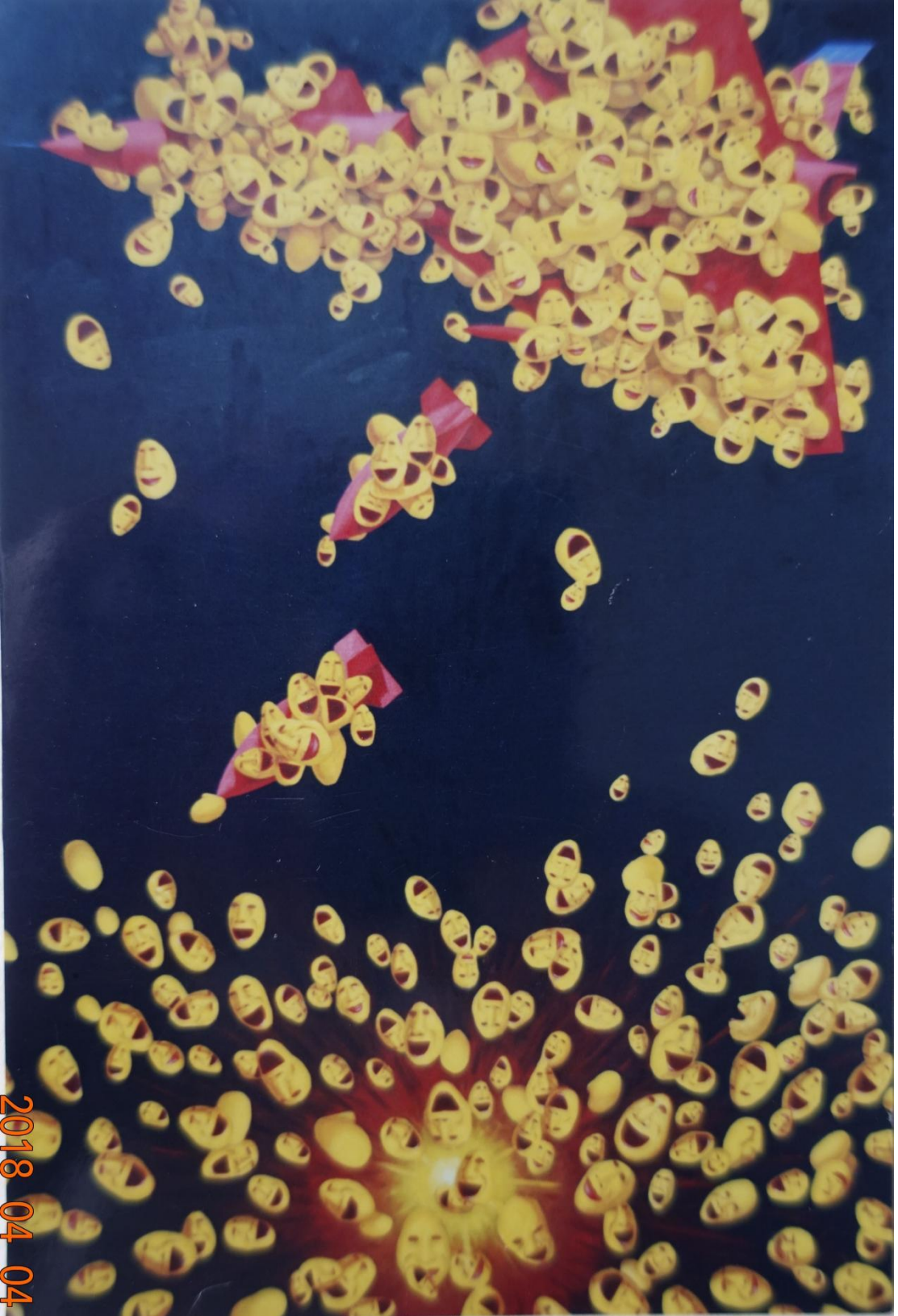


上面这种绘画形式我制作了一组，九九年底至两千年开始我就去掉了这种形式，基本上只用人类的面孔作为画面的主要组成符号了。









2018 04 04











[在绘画形式上我借用了人类头部面孔作为绘画语言符号，我把这个面孔符号当成写作的文字，字母和谱曲的音符一样运用在画面上来抒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用这个符号和人类制造的飞机、坦克、建筑物及自然景物沙漠和平鸽等组成画面图式来表达我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在批判警示人类的狂妄恶劣的欲望行为。这些面孔或是呐喊或是狂笑，呐喊与狂笑交织着表达人类对自己的命运呐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保护自然环境！同时也在批判人类在无限膨胀和不择手段向自然拼命的索取，用破坏自然环境作为代价来发展，以满足自身的贪婪和私欲。人类始终在战争与和平，发展破坏与保护环境纠结着。人类就像病毒一样在地球上无限制的繁殖着。人类在自己快速繁殖的同时，也在用他们的“高智慧”“高科技”生产出各种“高级垃圾”。这些“病毒”和他的“高科技垃圾”把地球践踏得满目疮痍。人类最后也有可能毁于自身！目前据调查全球存有核弹头两万多枚！这能使地球毁灭数次，人类现在坐在自己制造的核弹药箱上。还有转基因和人工智能的问题，都在危害着人类!!!

2000年2月26日是我的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了！原因是几个画家朋友在其中一位画家院中想做个画展，因为这个画家认识一些使馆的外国人。想通过展览卖些作品，结果不知道是谁向当地派出所告密画展被封了。民警和国家安全局的人开个面包车也把我们几个画家‘请’进了派出所关进了小屋里，并把每个人都录了口供。到晚上近九点左右时派出所的指导员对我们说：本来想把你们都遣返回家去，但是看在你们也没有犯什么大事就不遣送你们了。不过，你们在这买房的

以后要规矩些，在这租房子的明天找房子赶紧搬走。第二天我把所有的东西搬到在我后院住的画家唐成处，接着就开找房直到3月11日在通州区李老公庄找了个楼房搬了过去。其时这也不是什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因为很多画家都是从圆明园过来的，加之当时的政府对这些人很敏感，那时在宋庄很多的画展都被封过。我在李老公庄住到2000年9月16日，由于房东提前退休要用房子只好又搬家，我当时手里也没多少钱就把跟随我七年的像机卖了700元，又在朋友处借了300元凑了1000元钱在通州的三元村找了个楼房。在三元村住了四个月，于2001年元月17日又搬回了宋庄住。在宋庄也搬几次家，但都没离开宋庄，我2008年最后入住的是小堡村A区艺术中心，有二十多个画室，我租了个300平米的工作室，我的作品决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画成的，我的创作风格也在这里成熟了。在此同时我出了画自己风格的作品，也尝试着画些新的形式作品。如图：















从九四年八月中旬二零二零年九月中旬整整在北京二十六年，在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磨难，也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情。在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画了一些自己很满意的作品。绘画艺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能够自由地利用绘画和艺术语言来表达我对人类社会看法和态度，也是我的一种自由的语言权力。我很喜欢有想法有观念的艺术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是有思想，是在用脑子劳动的结果！ 待续完。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

